



四書輯疏

孟子十

二十五

143
2796
30-26



門口仁
號 2796
卷 30-26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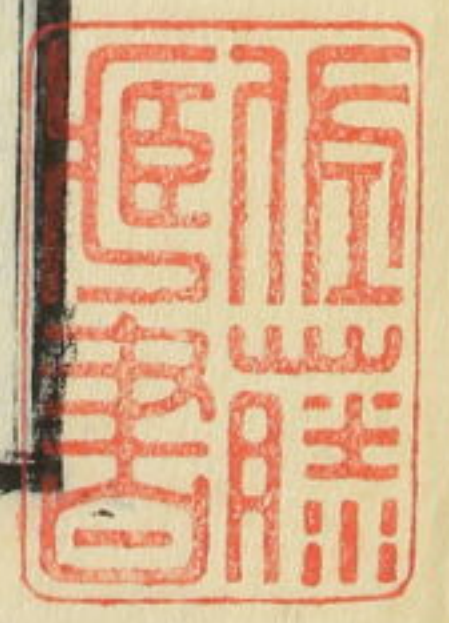
後學會津安聚著

萬章章句下

九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無知覺

昏昧而溺于利與廉相反

廉者有分辨

能分別是非

懦柔

弱也

柔靡而屈於欲與立志相反

餘並見

形句反下文

前篇

公孫丑

註翼

胡期僂曰此章見願學孔子意前四節詳述夷尹惠孔子之行而斷其聖之異歸重聖之時上

後二節詳明孔子聖之全以見其所以異于三子也

可露下三節做此指南曰自不視惡色至塗炭也作

五小節看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淫聲不視不聽以

耳目之所接不苟言事使以身之所接不苟言進退

以出處之不苟言橫政三句以所居之不苟言當紂

之時三句總証上意大槩聲色政事皆非正是濁世

故避之以待清也頑化而廉則略有定見處懦化而

立志則略有定守處不可說得太好伯夷之行本是

廉而有立志者故後世聞風而化云周聘侯曰治則

進二句須合看治須說得極太平亂字不必說得十

分擾攘今按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見治則進之

意盧未人曰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

言橫猶未亂也然亦不居鄉里常人猶非橫也然亦

不與處思與鄉人處三句翼註曰居常處暫有別又

按思虛齋謂伯夷自思未是見前篇又按孫詒仲謂

上孟伯夷章思與鄉人立下有其冠不正四字此乃

孟子行文時偶然少其冠不正四字耳其說似有

理然作省文看亦不妨張泰嶽曰不但有識見的知

所興起即頑鈍無知之輩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

但有志氣的知所感奮即柔懦不

振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矣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

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

吳因之曰何事非君猶云

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為堯舜之民意總是見

他自餘見前篇

註翼

蔡虛齋曰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以治亦進亂亦進者也今

按五就桀見亂亦進之意史文璣曰夷惠言風伊尹不言風朱子曰或者以伊尹得行其道伊尹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耳愚按當以朱子之言為正今按下伊尹當作夷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

翼註曰鄙字他處只訓陋以對寬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

敦厚也

和厚餘見前篇

註翼

張彥陵曰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此正惠之寬敦處李岱雲曰都是極力形容他清和好處與

前要見他隘不恭者不同蔡虛齋曰按上篇爾為爾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於爾我方有著落翼註曰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

疾智及浸也

米水也漬米將

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

盧未

人曰孔子去齊以晏嬰之沮也舉此一端以見形句

欲去即去一炊時候亦不少待

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 蔡虛齋曰一端兼去齊去

指南曰舉去齊去魯之事而推其仕止 或曰孔子去

久速皆當可蓋舉一端以見全體也

魯不稅與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

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註翼 許白雲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此句亦孟子之言

孔子只有遲遲吾行也一句蔡虛齋曰此蓋因

子路趨行曰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

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行也胡期僊曰

速急去人國久是久人國處是隱處仕不去而仕盧

未人曰淺說存疑俱就本節言恐太拘還推開講為

是徐自溟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

法則字內有決斷意而字內有圓活意徐岩泉曰久

則孔子也便見三聖

則不可以語此之意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無些清之極無所異者無些和之

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兩聖字

聖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翼註曰前二句

二句是言無所勉慮未 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

人曰兼造極自然二意 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

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任時清時非如三子之可以

也無些退讓

也身荷天下

也無些退讓

一德名也孔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

然子曰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

何也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合程子曰終是任底意

思去聲在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如他任如何

註翼吳燕右曰上四節只當敘事說此節方就上文斷之此節全重末句見孔子之聖與三聖不同

○此便是集大成意了下特借樂以明之樂天齋翼

註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朱子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

非中之謂也今按聖之時聖字與三子同只以造極

自然言獨時字孔子所獨也非三子所及也又按聖

之清是清之聖不是聖人中之清者也下做此若不

然至聖之時者說不去張彥陵說可謂謬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清任和而為一大聖之事集大成

不止兼清任和而註謂集三聖者猶作樂者集衆音

此節承上文說三子來故也勿泥而為一大成也

之小成獨奏一音之終包而為一大成也合奏八音

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書益稷篇註簫

蓋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猶周禮所謂九變也今按

樂字兼八音言九成成字八音之終此引來釋一音

也之終金鐘屬聲宣也發揚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翼

曰是死字王磬也蔡虛齋曰磬是石然其石甚細

作活字用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振

收也斂也收斂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之振中庸二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翼註曰亦是死條理猶言脈絡

張南軒曰有倫緒指衆音而言也衆音之在始智者

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蔡虛齋曰智者知之

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

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翼註曰智字要見

全覺意聖字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

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

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蔡虛齋曰獨奏

自為終始此以小成者言此始終與本文始條理終

條理之始終不同本文主大成言也本文全主大成

集註乃說一段者蓋不如是無以顯大成之法也且八

大成亦不過是集衆小成而已此解經之法也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

玉終詘渠勿反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

先擊鈔伯各反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苦穴反絕而

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蔡虛齋曰不必分大綱小紀當

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

般初打恁地響到住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

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今按宣其聲使衆音

翕然並作也收其音使衆音寂然而俱止也中村氏

曰鈔鐘特磬對編鐘編磬言之又按陳新安說誤蔡

虛齋曰聲與韻不同韻者聲之餘又按鐘宣聲磬收

韻兼金石為重金震玉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

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輔

庵曰謂自始及終中間八音之猶孔子之知無不盡

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

故兒研兮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

而玉振之倪仲弘曰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有是言今按見前漢書本傳言享薦之義

不著于經非群臣之所能列唯天子當亦此意也蔡

齋曰亦此意也謂亦集大成之意

註異 吳孫右曰集大成承上文時字說來○孔子集大成句作冒看中六句言樂之全正言集大成

也末四句即樂之全以明聖之全正言之謂集大成也金聲而玉振之句虛下四句正申明之之字指衆

樂言○大成二字本說樂孔子之謂集大成借用字法也○始條理者即孔子智無不盡之事也終條理

者即孔子德無不全之事也陸稼書曰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只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扶又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

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正意三子則力有

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

時中也以上言外之意蔡虛齋曰此一條亦主孔子言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

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

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

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今按岱雲非之未是折

衷曰三子巧不足非全無巧也只謂無聖人全智之

巧耳其力有餘亦從其一偏成就見其有餘耳畢竟

其力豈可與孔子同哉又按一節至聖以偏者言不

定及時中○此章言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

之道兼全於衆理是說孔子之謂所以偏者由其蔽

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

孟子萬章下

盡是說智譬條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註翼

湖南講曰借樂來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裏還狀不盡又比之於射劉上玉

曰上節智聖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聖由於智耳陸稼書曰按巧力即在射上說不是兩層指南曰智譬二句且虛下正言所以取譬之意歸重智上今按射之能中的是巧之所為其能至的是力之所為孫詒仲曰或云由字不當解作猶字看來作猶字為是說約云已說譬而又說猶者上文射字未出也胡期僊曰至是射到的中是中的鄧維千曰爾指射者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列其等次有貴賤之等厚

薄之差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

害己之所為也蔡虛齋曰己之所為兼并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張泰嶽曰僭竊名號的以卑而擬尊兼并

土地的大而吞小反厭惡先王之制度以為不便於己之所為遂滅去其籍

註翼

慮未人曰戰國之時諸侯放恣周制廢墜爵祿多失其舊故錡為此問慨然有傷今思古之意

○諸侯惡其害己是推其詳不可得聞之由籍謂該載爵祿冊籍也胡期僊曰爵是將位祿是俸祿詳是詳細去是除李岱雲曰所謂略者正是要領大綱處無黨以為約略之略非闕略之略最是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九五等

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林次崖曰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

子男附六等施於國中林次崖曰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

大夫上中下士也蔡虛齋曰蓋兼王朝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見不必以無公為泥公

在列矣

註翼李岱雲曰却亦無提起尊天子以壓服群侯以下之意只平平叙去蔡虛齋曰天子一位之位

猶言級也指南曰同一位者同一級也胡期儒曰必子序于男之上孫詒仲曰蒙引云王制班爵無天子

一位覺王制為長愚按班爵從天子地方千里說起則班爵亦當從天子一位說起矣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庸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

附庸朱子曰附庸屬城也張泰嶽曰遇九朝觀聘問等禮不能以姓名自達於天子但附屬於鄰邦

諸侯以通其姓名今按自達特達也若春秋邾儀父

又按庸字訓功訓常訓通皆非也

音之類是也見春秋隱元年

謹異林次崖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班祿此班祿自五等通於

天下者言蔡虛齋曰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盧未人曰言四面方正皆千里也吳伯章曰伯以下不言方者蒙上文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比照的意思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

吳蘇右曰受地云者受米地而食其所入即以爲祿非受之以國也說叢曰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

侯田三萬二千畝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云云

元士上士也

註翼

材次崖曰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之內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丘月林曰下言公以皆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公侯君田三萬二千畝吳氏曰集疏集編纂疏本二

之國侯下八百八十改作九百七十八人改作九十七

人忠按皆誤也徐氏此條即本禮記王制篇文非別

有所據集註不引王制文而用徐氏語者取其入

文義加詳爲易明耳未審通本所改又何據也

可食音嗣下同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

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

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

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

人盧未人曰徐氏註卿大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

人只據下文一夫百畝可食九人起數耳李岱雲

曰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只言其大概相同其實庶

人在官之祿各雖百畝之入而職有大小事有煩簡

則百亩之入之中又有視上農上中農中次下農之入必視上農九人之食而無差
 等之殊以示別於庶人在官矣
 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除正義曰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官長所吏負之類盧未人曰府掌藏史掌書胥掌追呼徒掌服役中村氏曰所謂一番則十徒才智為什長者也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也借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君以下指自國君至下士朱所獨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大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讀禮疑圖曰下士一位在班爵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

衛公宮之諸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又按此說可從緒言謂云非指下士則非也却誤通義曰庶人在官雖非命士然既以力給使則不得從事於耕故視其耕者之所獲故給祿以代之
 註翼 張泰嶽曰這以下是祿之班於侯國者庶未人曰卿以上三國異者祿厚則少殺之恐地不足供也大夫以下三國同者祿薄則不殺之恐不能自給也陸稼書曰總之重在臣祿之說在大全蒙引淺說並無此論若倒廢之說則又謬之謬者矣今按祿足以代其耕獨以庶人在官者言通義直解可從淺說兼下士看非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伯之君田二萬四千畝

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

十六人，周聘侯曰次國之祿亦祇從其大夫而什之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子男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

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才曰：所謂君十卿，祿亦祇從其卿田二大夫一千六百畝而十之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

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

蔡虛齋曰：佃便是力勤也，非糞多，自糞多，力勤，自力勤，觀下文云：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而不及糞，可見糞即是

人力所為，若今按糞，蘄苗根也。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

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

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趙鐵峰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

皆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五十里，男三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

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地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次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九，五等而孟

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士
 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
 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
 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
 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不與王制同也黃氏曰抄曰集註謂
 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取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
 子生周之末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
 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
 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
 所未詳倪仲弘曰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
 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說今按不可程子曰孟子之
 考謂所以與周禮王制不同之故也
 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
 不聞其詳今之禮書指周禮皆掇都活反拾拾取也於煨烏回會
 中中燼徐刀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與附會

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謂如王安石然則其事

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指周禮所載也

註翼四書脈曰末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只因上說

一節陸稼書曰按所謂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
 在官雖云與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在
 官之祿有差此其所獲直也非指九人至五人方才透
 也摘訓曰耕者之所獲直也非指九人至五人方才透
 出非以下句一夫百畝便為所獲也大意謂耕者之
 所收穫也一夫百畝宜若收穫皆同然其百畝之
 糞則農所由以不同而所收穫亦不能無異矣今按
 直解講述說非是廬未人曰耕者以勤惰分五等在
 官者以職之煩簡事之難易分五等故
 曰以是為差言以耕之所食為差等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輔潛庵曰謂其兼夫有與恃者之意方謂之挾也若但有之而不恃則猶未謂之挾也中村氏曰有之者挾之實恃之者挾之情故必兼此兩意方解挾字今按恃仗也自負之意謂有心矜于中恃氣盈于外不然

註異

友字以交友言活看陳紫峰曰萬章問曰取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心欲誠而貌

欲敬不可挾己之長而與人友不可挾己之貴而與人友不可恃己兄弟之勢而與人友當思吾之所以友於彼者夫何故也蓋友也者友彼之德為己之資也若有所挾則我之誠敬未至而彼不樂友于我而我之德無自而成矣故不可以有挾也四書脈曰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趙註曰兄弟兄弟有富貴者陳定宇曰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摘訓曰孟子本意只是由大夫說到君由小國說到大國又由國君說到天子則貴之極而不挾之至矣乃以貴為等差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過至舜尚節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為然也雖天子亦有之指南曰

行文一節高過一節孟子之文法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也

張子曰獻子忘其勢貼獻之與此五人者忘人之勢也虛未人曰正是五人賢處所謂德也不資取

用其勢而利其有資勢借權也利有貪利也然後能忘人之勢也

所以忘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陳紫峰曰正以此五人者內重外輕而能忘獻子之家者向使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而不能忘焉

則是勢利中人而道德中人獻子豈肯與之友哉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志勢與五人志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蓋獻子所重

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吳伯章曰樂正牧姓也裘與仲名也趙註曰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胡期僊曰忘是失記李岱雲曰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字未住推下無獻子之家者為一句吳孫右曰以下孟子推獻子與友之心也陶石實曰無獻子之家乃是獻子之自然故註曰獻子忘其勢下方說五人亦無獻子之家故註云五人能忘人之勢如此說方得亦字明白今按金山作五人說誤金山曰亦有獻子之家者是其心資獻子之勢而利獻子之有者也四書脈曰末二句反言以足上意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註翼 胡期僊曰小國之君見勢優于百乘吳孫右曰吾於子思之大賢則師事之矣以其德足以型

乎我也吾於顏般之次賢則友資之矣以其德足以切磋乎我也若王順長息其才足以供使其德足以者也蔡虛齋曰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也今按據此說師之事我俱帶說比存疑說為勝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倒反嘗慕其賢而往造其家之唐言

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蔡虛齋曰唐言入也猶下命之坐不敢坐之意其不挾為何如盧未人

曰有未云不敢入既云不敢不入二意坐食亦然

疏食糲音厲又音賴又郎葛反脫粟也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

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

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然終於此節固不重因示以王公用賢之道耳范氏亦味一天

字以明之故置之圈外言位曰天位天之所以尊賢

而使治天民者也職曰天職天之所任賢而使治天民者也祿曰天祿天之所養賢而使治天民者也固非人君所得專者也其發明王公尊賢之道豈不親切而著明乎或者不識而譏之大謬

註異指南曰不敢不飽孟子推其意也此上意重以下意輕陸稼書曰終於此以下不重只是友德也胡期僊曰王公指有天下有國之君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上聲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吳蘇右曰由側陋而升故為尚張泰徽曰

堯知其賢舉於畎畝之中妻之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

甥甥是婿貳室副宮也蔡虛齋曰帝舍舜於副宮而就非正宮也

饗其食蔡虛齋曰亦饗舜謂饗於舜也故註曰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若曰就饗以食則亦堯為主矣蓋此食是舜所設者可見迭為賓主之義

註異蔡虛齋曰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著箇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此賤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為極矣又孰知其為有所未至者耶○迭為賓主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則舜為賓而堯為主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迭為賓主也今按李岱雲以虛齋謂非是承上說王公之尊賢處為未通徹指南以迭為賓主為非講述為似太拘皆不可從中村氏曰舜尚見帝是就初降媯汭未納百揆時而言又按此說足以釋蒙引舜見帝恐以臣禮之疑張泰嶽曰夫天子之貴尚不可以有挾而況於有國有家者乎

用上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

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李氏曰集註用當時但知貴

得重貴而輕賢為當時挾貴不友德者下針砭○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

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曲勿反與屈同謂失其仁而非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謂踰分也言所

非踰其分也蔡虛齋曰單舉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此堯舜所以為人倫

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註異蔡虛齋曰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也只用上敬下也吳

孫右曰以下而敬上位之所在也以上而敬下德之

所在也今按上下字以位言下下字指賢而有德者指南約解俱誤陳紫峰曰貴貴之說其交友無預尊賢正指友德言胡期僂曰敬即尊禮上貴字作尊敬看下貴字作爵位看尊即敬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李岱雲曰禮儀便見

有儀幣帛便見備物早舍恭字意思盧未人曰或人餽我或我餽人皆是

註翼吳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詞便已各露大意張彥陵曰交際即暗指諸侯說陳紫峰曰恭敬之心存於中托於禮儀幣帛以將其恭耳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

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指以禮者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

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吳孫右曰而後受之下舍個却意故曰以是為

不恭註不然則却之正補其意所以卻之為不恭也尊者之賜計其

不義而不受則是鄙其物而輕其人傲慢莫大焉此所以卻之為不恭也今按大文兩為字一樣以人言

所以註於下為字用卻之為不恭也張彥陵謂下為字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李岱雲謂在心裏說並誤

註翼張泰嶽曰萬章問說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卻之而不受的人便以為

不恭何哉吳伯章曰賜之卻之下兩日字猶謂也言以心計之而謂如此吳孫右曰尊者暗指諸侯其字

即指尊者○故君子於尊者之賜可受則受而弗卻也指南曰是字指竊計之心言今按兼言其不義而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間去聲隔也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其不義而託

於他辭托為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間

戒公孫丑周其饑餓告子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

之節輔潛庵曰交以道謂來交我之有禮節也孔子受之

如受陽貨烝豚滕文公之類也

註翼蔡虛齋曰曰請無以辭却之以心卻之曰云云

見得上文所謂卻之者是直以其不義而却之

非宛轉之詞以卻之也四書脈曰交接照取字看不
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看今之交者接者何如張彥
陵曰引孔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
卻之意不必以不當卻不必卻分疏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

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讞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

奪其貨也趙格庵曰若今劫人而殺傷者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曠野

之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

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

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啓無凡
 民二字敬怨也是怨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
 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蔡虛齋曰殺人而顛越
擲而棄置之耳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
閔然頑然也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孫詒仲曰與教之不改而後誅
教戒為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
說未是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
 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註翼 指南曰萬章設為此問以起下諸侯猶禦之說
曰不可謂不可受也康誥以下正發不可之意
張彥陵曰引禦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
句埋脚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之諸侯之取
 於民固多不義指賦稅不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
 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
 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
 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

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

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胡期僊曰此

之謂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

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

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世俗所尚以小

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謂角逐而

相奪也蔡虛齋曰與下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

較也指南曰孔子亦聽之不違俗而禁之便是亦獵

較非必親為之說今按二說當合為張氏名以為獵

而較如字今按孫奭音義丁張並音角所獲之多少

也二說未知孰是蔡虛齋曰依趙氏則較在方獵

註翼盧未人曰萬章發問本為諸侯賜不可受及孟

是也君子受之暗指孟子說吳孫右曰今之諸侯數句乃萬

章發問本意上面許多說話只要說到此耳然其說

未免已甚故孟子折之張彥陵曰子以為有王者五

句不是為諸侯分解只是原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

得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

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

於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按取非其

有二語舊解只作虛虛論理之詞不著諸侯身上不

知此二語正指定諸侯說若曰夫謂諸侯之取非其

有為盜者乃充不義之類直到義之至精至密處來

論胡期僊曰善其禮該得交以道在內際接也孫詒

仲曰死類充不義之類存疑謂充禦人之類非也四

意主於行道而為之兆也諸侯取非其有亦非義孟子不遠責之以有不絕其慕道尊德之心一段意思在何也意亦在於行道而為之兆也但此一段意思孟子不遠說出但言獵較可從賜亦可受以答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無妨俟其再問然後發明之諸解只主代辨諸侯所取之非盜便不得孟子微意所在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美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美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美獵較也萬章問也蔡虛齋曰為無曰字而云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

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扶音器有常數實有

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

否也禮則田以薦鮮其餘取給而已不必獵禽以薦

鮮也祭器如牛鼎羊鼎豕鼎雞鼎魚鼎之類此祭器簿籍既正則衆不必獵獸以祭而獵較之俗不廢而自廢矣今按四方之國非魯國境內也故趙註謂取備於國中虛未人曰器有定數言立一簿書開載合用祭器限定此數不用多也物有常品言器中所用只是常物不要四方珍異以供簿書所正之器也蔡虛齋曰集註引徐氏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之說又謂亦未知其是也

也是事端之先見者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

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虛未人曰如豚羔

途三月大治皆試行道之端於人而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耳若其端既可行而人

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吳蘇右曰若其
君相不能大用以去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
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盧未人曰去不輕貼

無三年淹

註翼 吳因之曰孔子之仕也一節有三問三答却下
二問即足首一問意下二答即足首一答意下
事道美獵較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見無妨於事道也曰美不去見行
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為之兆
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為事道也大抵
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此一節大旨
林次崖曰蒙引此段說未是吳蘇右曰非事道與一
問意頂獵較但須渾說為下有美獵較一語陳紫峰
曰既以行道為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也宜在所
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為之乎張彥陵曰先簿正以
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為之兆也五句只

重不可行而不為悻悻意不重決去意翼註曰下正
字亦即帶簿字言不可另作一句言不以四方難得
之物供此簿之所正者張泰嶽曰萬章又問說孔子
欲以變俗而為是委曲遷就之圖則行道之志有不
能自遂者矣志不得遂何為而不去乎通義曰兆足
以至不行作一句祭虛齋曰為之兆也此句泛說不
得復承上文獵較言故註云孔子所以不去云云其
事目亦多端矣豈可復帶於先簿正祭器一事耶四
書賦曰兆足以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蓋兆既
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行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
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為故不得已去之速也未
嘗終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概其所仕之國不輕留
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

禮有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

便之類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

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

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

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

也此節因上二節言孔子仕魯之事歷舉其仕有這

証故曰一驗稼書謂際可公養應上文交際不可從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鳥陵仲

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陳紫峰曰言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

在不拘拘以辭讓表廉介也蘓紫溪曰辭愚按此章

受進退四字不是並重重在辭受二字

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註翼吳因之曰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略有可行即

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今按孔子於衛受其餽與

仕而受祿類故亦謂之仕非真仕也蘆未人曰見行

可也事定公不言君而曰桓子者桓子專魯用不用

由桓子也○此章之問為當時諸侯不義取民孟子

受宋受薛傳食諸侯若有可疑又濡帶不去亦不知

所為故孟子所答俱默寓自明意思前後以孔子為

主見我之或受或不或去或不去皆義之所在與

孔子一般或亦願學之意李誠雲曰萬章此章之問

較他章更進一格與士之不托諸侯不往見諸侯意

相反却是因孟子不見諸侯守己甚嚴推其嚴於守

己之義則交際之物亦當却之而不受而疑孔子之

曰書眉疏 卷二十一 孟子 萬章下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此言不是

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去聲行道而亦有家貧

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異註曰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是

兩事今按劉上玉謂行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道二字宜虛舍似不必行

不能親操舍刀反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謂欲奉養其身也其字指妻

註翼

陳定宇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林次崖曰而有時乎為貧見為貧非其常也李岱雲曰按此章自是論為貧之仕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

得不為祿仕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况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未嘗闕少若如時解謂孟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則此種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為何物無所為道更說甚麼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諱只是時當如此今按出仕之道見行可際可公養之外更有為貧之仕而前章未及之故此章說之也是故朱子云此只是說為貧而仕于子滄柱岱雲得之虛齋諸家誤不可從中村氏曰按此註亦依成語而言耳其實雖無祿養之責亦有為窮乏而仕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祿之少者又以貧言蓋仕不為道之非為貧之貧也

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註翼

蔡虛齋曰第二節為貧者當知所自處必辭尊而居卑指南曰尊卑以位言尊必富卑必貧四字不乎既曰道與時違為貧而仕便不得尊富何待于辭辭字當活看此只言其志耳謂設有尊富亦辭

之而不居也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乎擊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

吳氏曰近本纂箋本作夜行誤

今從翻宋本集疏集編纂疏通本今按柝行夜所擊木也出趙註一說蔡虛齋曰如智伯行水今京師技

尉行事之行與張泰嶽曰是夜行所擊的木柝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

亦不可以苟祿盧未人曰貧雖為祿而仕亦要稱職

便是行道然此章道字自立乎人之本朝者言則是致君澤民之道故此註云不主於行道當活看又按

此節言祿仕所宜居之職故註將此二句起下句意極確不可以苟居尊位是上節之旨詒仲未識誤以

為此節之旨故以故惟抱關擊柝之吏關所以閉門津之關非也抱關是監門擊柝是于柝指南曰作一事亦通但作二件更自然范紫登曰抱關是環抱而

事亦通但作二件更自然范紫登曰抱關是環抱而

守之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為所宜居也李

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

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註翼

蔡虛齋曰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宜盧未人曰辭尊居卑果何官為所宜居惟抱關擊柝可

也吳孫右曰抱關擊柝不必定為此官但舉此為例耳如下文委吏乘田亦是卑貧之職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

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

所聚也積之吏也金仁山曰周禮遺人之職鄉里之

所儲蓄也委積以恤民之難阮門關之委積

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
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委有吏，蓋乘田主苑
掌其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計當而已矣。
重故曰乘田以牛，駕車耕籍田也。 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

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
也。稱副也，不曠也。官之謂也。

註翼 胡期僊曰：舉孔子為法，張彥陵曰：兩曰字，是孟
子度其意而言之。盧未人曰：會總其數也。計稟

其目也。吳蘇右曰：當者錢穀積算明白也。翼註曰：玩
而已矣。三字其意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
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陸稼書曰：按不敢曠
職，意自在言外，唯其不敢曠職，所以心擇易稱之職
也。蔡虛齋曰：言牛羊肥壯而長，且益也。長蓋謂生息滋繁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此所以寧處

罪謂越職妄言之罪也。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所以必

故也。恥謂尸位素餐之恥也。竊祿之官，直解做竊祿
之地者，極是謂立乎本朝則當行道，而非竊祿宜居

之地也。蒙引說非，又按兩箇以字以尊卑，此為負者
之位，言蒙引謂指辭尊居卑者言亦非。

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蔡虛齋曰：所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是本文 居尊者必欲

以行道。是推本文末句意而言之也。雖非文義亦益

者言錯認此句作正意也。大謬。

註翼 呂晚村曰：大意側重為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
一邊。盧未人曰：位卑二句明所以當居卑貧立

乎本朝二句，闕所，以當辭尊富，胡期僂曰言高是言國家大政，立本朝非位卑祿薄。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林次崖曰：寄託於人，非定居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饋容之，饋許既反，謂之寄公。士

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曰：諸侯失國，出奔，遂托于他國，食其廩，饋蓋其職同，而祿同分所當然是禮也。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苟託諸侯而食其祿，是以士庶之賤，僭擬邦君之奉，非分所當，然非禮也。此所以不託於諸侯。

註翼：張泰嶽曰：士之不託諸侯，非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

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之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

之禮也。盧未人曰：周恤人之急也。餽以物，與人與之禮也。周同意，是惠出，特典多寡隨時，故無常數。

註翼：蔡虛齋曰：第二節言可受餽，以餽無常數矣。四書脉曰：章以餽即託，故因其不可託而疑其不可受。胡期僂曰：餽送也。以物與人，盧未人曰：受之，何義言託之既不可餽，之又可受，是受必有義，其義何在也。君之于民也，固周之，正指義之所，在蓋君有周民之義，士之未仕，即民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自俸

曰：書肩流。卷二十五。孟子萬章下。三十一。

祿言與前章賜字指交際餽禮上說小異

註翼

蔡虛齋曰第三節言不可受賜以祿賜有常數也四書脉曰章又以賜即周故因周之可受而疑其賜之可受丘月林曰上不敢是不敢當君禮有土無土之分也此不敢是不敢當臣禮有職無職之分也闡註曰託則比君賜則比臣分兩件為是說統謂不受賜正是托者非張彥陵曰不恭即非禮意孫詒仲曰存疑以註為未是謂餽亦有常數非也如此則餽賜何分且餽賜皆以物與人特上與下有常數則為賜非賞賜之謂也若云因功而賜之未任何得有功因能而賜之則餽獨非因其能而餽之乎何以有受不受之分須知繼粟繼肉終與常祿不同無則復送而已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誓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音朔頻數也鼎肉熟

肉也蔡虛齋曰鼎非訓孰肉經鼎則孰矣故云卒末也末後標麾也

脉曰只是不納於內非逐去之謂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

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又反來餽時麾使者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役言不以人禮待己也所即

謂愛而弗敬獸畜之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下同者蓋繆公愧悟自

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孫詒仲曰止是悟不當亟餽耳非謂悟繼粟繼肉之禮也

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能養能舉然後可謂

悅賢今繆公已不能養則其不能舉可知矣所以不可謂悅賢也

註翼

正義曰萬章又問以為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吳孫右曰曰君之餽士固不可不繼亦顧其所以繼之者何如耳指南曰此引繆公事見常餽則可而常以君命餽則不可繆公至無餽也是速其事末三句是斷其失胡期僂曰問是問安否劉上玉曰子思不悅自是為使己拜受之發然此處且含糊說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句地盧未人曰子思不悅標使者出之再拜不受而拜其為大馬之畜精里先生曰諸字做於字非今按諸之乎也出出之也詩匪舌是出易河出圖之類皆入去兩音故註如字讀也陸稼書曰又不能養也內兼亟餽無餽兩意又按此子思於魯為士之時與下篇為臣時不同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致勞賢吳孫右曰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繼其肉將盡復送僕僕煩猥為海反鄙貌

註翼

盧未人曰以君命將之一節承上能養意堯之於舜一節承上能舉意言養賢道當如此然必以能舉為極至張彥陵曰章疑不餽既不可而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於賢者必何如而後可子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趙註曰將者行也以君命行禮吳伯章曰子思以至道也作一句只上字讀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堯舜人倫之至也註所以兼舉也

註異 林次崖曰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云云則廩人繼粟危人繼肉者又不足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

又能舉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蔡虛齋曰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指南曰尊賢正應悅賢二字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已仕執雉庶人執鶩音木

也鴨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註異 指南曰萬章疑士亦諸侯之臣何為不可見四書未人曰國都乃市井所在故士居於國者名曰市

井之臣郊野乃草莽所生故士之居於野者名曰草莽之臣白虎通曰因井為市故曰市井張泰嶽曰這兩樣人通呼做庶人趙註曰庶人也蔡虛齋曰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則曰庶人以德而言曰士陶謹之曰禮只是安為民之分若遽說自重之道便侵下往見不義意今按此說勝徐長孺說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

四書輯疏 卷之五
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廢人之職不往見者士未仕之禮

註翼

王方麓曰上節不傳實句已答明不見意此又因一召字發下多少議論來趙註曰廢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范紫登曰不知其為士泛以廢人待之往役為廢人之分明知其為士而復以廢人待之往見便失士之節陳紫峰曰但曰廢人則為君所屬其往役者安其分也義之當然也但曰士則當為君所敬其往見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中村氏曰通章大旨往見不義一句上下文總是發明此句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註翼

盧未人曰且君之欲見一節是反詰人君見賢之故見其不可召士胡期僊曰君指諸侯指南曰為其多聞二句斷是萬章應詞或謂孟子自問答非也蔡虛齋曰為其多聞也以所知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德又兼多聞與賢言張彥陵曰多聞與賢共在一人身上說林次崖曰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爾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

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註翼

林次崖曰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

也胡期僂曰亟見是禮意懇懇吳孫石曰昔者魯繆

公亟見子思曰古有撫千乘之國以下而友士何如

可謂忘分下交乎蓋自況也指南曰二句不可通作

古人之言蓋謂古人說個事之豈曾說個友之所

闕一友字○二之字指上言今按上乎字與書云孝

乎之乎同張彥陵曰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

意垂重在以禮上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故開

一步曰況可召與則是固顧召之則不往見之處勿

粘子思繆公看又按合訂謂臣字指未仕者言似

未是蔡虛齋曰而況可召與是召之使往見也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形句前篇滕文公

註翼

歸翼註曰虞人是旁證終對子思不過兩段引證

乎二句餘俱輕看盧未人曰招召也張秦嶽曰使人

執折羽之旌招虞人以供事蔡虛齋曰不至將殺之

言虞人已拚一死也陳紫峰曰孔子奚取

于虞人而美之如是耶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

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去聲左傳傳然

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

之臣通帛曰旃趙格庵曰通帛謂周士謂已仕者交

龍為旂倪仲弘曰畫折羽而注於旂干與竿之首曰

龍為旂二龍於其上折羽而注於旂干與竿之首曰

曰書眉流卷二十五孟子萬章下

三十三

旌蔡虛齋曰皆用帛而加飾也趙格庵曰取鳥羽注於干之首全而用之名曰旌折而用之名曰旂

註翼張彥陵曰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今按四句俱就田獵時言謂泛言未

是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曰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輔潛庵曰非是說不

蓋召之使見者是招不賢人之法耳盧未人口蓋召而可往只是庶人不是賢人以是施之賢者便是以庶人招之不賢者招之也今

按李岱雲謂不賢指人君說誤以士之招非分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非禮招賢人則不可往

矣李岱雲曰以上之招招庶人是但論名分故曰不敢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論道德故曰不可集

註之精如此陸說未曾明白吳蘇右曰不敢往是過其分不可往是屈其節

註翼盧未人口以大夫之招四句是隱括上文引起

推出○夫以貴者之招招賤者特過其分耳未為屈之也賤者尚守分而不敢往況乎招使來見是不以禮而加諸不賢之人者也乃以之招賢人乎其不可往也決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

砥同礪音厲石也言其平也不險矢言其直也不邪曲

言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潛

庵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陸稼書曰不及禮者蓋舉此以見彼也與畏天之威一例四書脈譜君子所履兼禮義說與註不合

註翼

蔡虛齋曰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也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翼註以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禮有節文

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徐徽弦曰衆人不能盡性故多走在曲徑邪竇上去惟盡性的君子能由是路而不舍出入是門而不離孫詒仲曰惟君子能由是路而不舍出入是禮守義如此欲見賢者不可不以禮義也李岱雲曰引詩周道只作大道講不必如蒙引作周之王道說只重君子所履一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小人句帶引胡期德曰履是白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任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

俟駕而行輔潛庵曰謂如為魯司寇之徐氏曰孔子孟子

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

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俱滕文公下篇而觀之其說乃盡

仲曰不為臣不見正以其有不可召之義而不肯枉道以從人也三章止是一意輔氏分作三意非也

註翼

吳蕪右曰章非真疑孔子不合于禮義乃終疑不往見之為未是指南曰通篇皆說不往召而

以孔子往召作結此是文章妙處李岱雲曰此節雖是餘波然亦吃緊不然則禮義乃拘執而無變通之妙矣以其官召亦正與傳贊為臣句相顧摘訓曰方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以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

之善者或善於才或善於行或有孝之善或有弟之善或長於文學或長於政事我能得盡友之而無所偏無所遺也蒙引謂謂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

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造言是三個上句以為廣狹以所友之人言是三個下句陳紫峰曰隨其所處之高下而為所友之廣狹也李岱

雲說非

註翼

仇滄柱曰此章見友善貴要其極而總以取友為上首節是取友之盡於今下節是取友之盡於古合古今而皆在所友則取善始無遺量要之根本又全在自己故上言能為善士而后可與以友善士

下言能尚論古人而后可尚友古人陸稼書曰此章廣友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是其言外意須分別吳孫右曰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今按緒言說非又按友得友之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

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

論考論之論當世行事當世之行事也以論久言主善一邊翼註世字作時世非張彦

陵曰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盧未人曰不是空講如止講論即是誦讀還有意

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

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之，古人之言著於書也。則取書而讀之，然徒觀其言，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度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今夫按言行平看為是，翼註講述側重考行，非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胡期僊曰：取友之道，于斯為極。而進亦無窮，不止為一世之士矣。今按非止為一世之士，謂其德之美，為於今世之士，於為字有礙，不可從。

註翼

前後節是同一時事，稼書謂在友天下之善士，後誤蔡虛齋曰：此言詩書，如今人言詩與文相

似，又按非止詩經書經也。指南曰：書詩亦未必出其人者。九歌咏紀載其事者皆是也。胡期僊曰：讀是玩索，又按是尚友也是，字兼指誦讀論世。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也。

之賢者，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至於此也。

註翼

蔡虛齋曰：亦實理也。而亦於王有規焉。今按此說，可從。指南謂是規戒，齊王亦是正經道理也。

倒看了。又按蒙引謂孟子當時為卿於齊，王此問蓋亦有為而發，不必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亦有臣字。盧未人曰：問卿是問卿之官，何為非問卿為何官？何卿之問是詰何等卿，非謂何故有卿之問。丘月林曰：欲說到易位，故從大過說起。指南曰：兩反覆之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維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

用清處方是反覆豈徒一言以塞責哉

王勃然變乎色

言聞易位之言而駭也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謹翼

張泰嶽曰孟子乃正言以安之說王勿怪臣之言為太甚王既有問於臣臣不敢不以正對若有所避諱而不言則隱情而不直矣臣豈敢哉管東溟曰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以驗其善養浩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足用為善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

非天屬之親

不合則去

道不合也

○此章言大臣之

義親戚

疎異姓

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

去聲陳定宇曰親者可以

行權疎者惟當守經

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

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

聽已可去矣然三仁

比微箕

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

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前漢霍光廢昌邑王賀立宣帝此又委任

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此章言大聖之

曰然人之不同不可不辨論也

夫果敢之辨行也曰曰

曰曰曰夫然三曰

難之何易也果敢之辨大聖非不難也

辨難也果敢之辨大聖非不難也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五終

